

## 风凛腊味香

□杨庆珍

“接下来的事情，就交给风和时间的。”这句话很动人，像一句诗，有留白，有想象。

此刻，我站在山坡上，风吹过，竹竿上那些腊肉、腊排、腊猪头、香肠、风鸡、风鸭、风鹅，还有一串串绳子捆绑的鸡爪，构成庞大阵势，是不折不扣的“腊味森林”。它们被盐仔细腌过，被手用力揉搓过，被多种香料灌注过，还有的被柏枝和柴草熏过，接下来，它们会经过时间洗礼，被风的舌头反复舔舐，被阳光的手指一次次温柔抚摸。

汉字极美，每个字都是意义的宫殿。且说这个“腊”字，作为一个多音字，当它读作lǎ时，繁体字写法为臘，指的是阴历十二月，本义是岁终时合祭众神的祭祀，后来被简化成了“腊”。其实古代早有“腊”（读音xī）字，是指干肉，柳宗元在《捕蛇者说》里提到，“然得而腊之以为饵”。

腊味的隽永，需要风的成全。凛冽的风，吹透肉食的纹路肌理，吹去腥膻气，去芜杂存菁华，从而萃取出精华之香。

小时候，每年冬至过后，照例是农村宰杀年猪的时候，我记得父母总是卖掉半只（pán）猪，换些钱贴补家用，剩余的猪肉、猪下水抬回家，父母要忙活好几天，熏腊肉、装香肠、抹酱肉。

熏腊肉是件大事，猪肉先切成一条条，抹上盐，使劲揉，吹两三天后，用砖搭起一个简易熏炉，再用甘蔗皮、花生壳、玉米芯、柏枝慢慢熏烤，直烤得红澄澄、黄酥酥的。香肠做好，还要经过漫长的晾晒，

干透了才取下，移入厨房。有一年腊月底，寒风刺骨，晚上全家人早就歇息了。那晚全家人都睡得特别沉，连老黄狗也没有吠叫一声，不承想，天亮起来大家都傻眼了，厨房灶台顶上悬挂的腊肉香肠被偷走了！面对空荡荡的厨房，我们差点嚎啕大哭。所幸烟熏猪脑壳还在，还有两小条细条的腊肉。也许，撬杆儿（小偷）最终良心发现，至少给我家留下一个年三十祭祀祖先用的猪头。

那年春节，我们就只好省着吃。父亲变换着花样炒俏荤菜，切几片腊肉，用花菜炒，或用青蒜苗炒，他还无师自通，用折耳根、青红椒一起炒，还真是人间美味。话说回来，有时候食材的匮乏，反而会激发出厨艺的创新。年三十，一堆洗净的囫囵的胡萝卜、切成大块的白萝卜、带帮的青菜叶，和烟熏猪脑壳一起煮好，捞出，将猪脑壳盛在脸盆里，端到堂屋，点燃香烛纸钱，开始祭祀。我也跟在父母后面，跪在红字写的神位前，作揖磕头。次日初一，父亲从地里拔几根新鲜大葱，洗净，斜切成片，加红油辣椒、花椒面、白砂糖，再洒几滴醋，与切成薄片的烟熏猪脸一起拌匀，滋味香醇，独特美妙。这件事，我以为早在生命中忘却，但是四十年后，在龚家山上，突然清晰地浮现眼前。人到中年，多少重要的事仿佛都统统忘却了，但其实它们一直沉睡在记忆的深潭，偶然间一拉引线，它们就像萤火虫一般，在心头闪烁明灭。

凉拌烟熏猪脸的美味，我永远记得。与此相勾连的，是曾经

的匮乏、困窘，以及纯粹的快乐，比如，村头核桃树下爆米花时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集市上买回的一捆甘蔗竖立在墙旮旯，年二十九我妈炒塌锅胡豆、炕南瓜籽的香气，还有那只用于粘贴春联、门神的浆糊碗……彼时的年味那么浓厚，大家都把过年当作郑重的事情，因为有仪式感，并且年复一年，成为人世无常里的一种有常，带给人稳妥，仿佛人生之舟的压舱石。时至今日，当空气中传来腊味之香，人就耸耸鼻子叹一声，哟，做腊味了，一年又到底了。熟悉的味道稳定了生活的秩序，继而稳定了内心。

当下，物资的极大丰盛，城里乡下，应该再没有偷腊肉香肠的撬杆儿了吧？生活忽然换了模样。大伙儿议论着腌制食品不能多吃，亚硝酸盐超标，钠也超标，可是，谁又能拒绝香肠、酱肝、风鸡、烟熏猪舌飘荡的醇厚香气呢？如此勾魂摄魄！

深冬的龚家山上，橄榄树披覆着灰绿叶片，坚硬，闪着蜡质的光芒。樱桃树却已蹦出紫色花蕾，密密缀于枝条。台坝上，长短竹竿林立，大大小小，各色腊味在山风里列阵。旁边作坊里，有人忙着抽真空、发快递，有人在紧赶慢赶地制作新一批腊味，授盐，晾干，烟熏火烤。风中飘荡着白酒、醪糟、八角、桂皮、花椒的香味，还有刚砍下的柏树枝丫味。一只皮色光亮的黑狗趴在地上，懒洋洋地不想走开，它大概缱绻于这样的气味吧。忽然想起汪曾祺的一句诗，“人间送小温”。

## 乡间蝼蛄人画来

□程广海

卢克莱修在《物性论》一书中，以独特的视角研究万物后，得出的结论是：每个东西在什么地方生长和存在，都是最合理的安排。

由此来说，人类和大自然万物的诞生、延续，也应该是这样的，在适宜的自然环境中得以出现和生存，才有了多姿多彩的生命个体，这个世界才有了那么多有趣的万物生灵。

就说蝼蛄吧，这个与蚂蚱、萤火虫比起来一点也不好玩的乡间生灵，给我留下既怕又爱的印象。

因为蝼蛄是一味中药，老家的人们在它秋后成虫最肥的时候，将其逮到，拿到药材铺换钱。我第一次捡蝼蛄还是七八岁的时候。秋耕来临，有经验的人跟在牛把式后面，犁铧翻起的泥土上，不时冒出肥胖的蝼蛄，跟在后面的人们看见后争抢着捡拾，我抢不过人家，只好落在后面拾漏。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蝼蛄，看见它丑陋的样子，不敢下手。在母亲的鼓励下，我斗胆捡起一个，拿在手上，感觉它热乎乎肉鼓鼓地在我手心里乱窜，一种来自心底深深的恐惧让我赶紧把它扔掉了。

蝼蛄是属于蟋蟀总科的节肢动物，俗名也叫拉拉蛄、土狗、地拉

蛄。我们老家的蝼蛄品种属华北蝼蛄，是典型的害虫，每年四五月份开始出窝活动，咬食庄稼的叶片和根系。这个季节是最容易逮到它的时候。因为长期蛰伏地下，它第一次出窝，会在窝的地层表面留下大量隆起的颗粒状的虚土，逮蝼蛄的人，只需拿铲子把虚土拨开，一铲子下去，就能把蝼蛄挖出来，让它乖乖就擒。

夏秋季节的夜晚，乡间的田野上树林中，最美的鸣唱，除了青蛙、蝉鸣有些鼓噪外，就是蚰蚰和蝼蛄的叫声了。蚰蚰是一阵阵、此起彼伏的“唧唧”“唧唧唧”的独奏或合唱，悦耳动听，有一种高山流水般的感觉。而蝼蛄的叫声很特别，或许是通过双翅的摩擦震动来发声的缘故，它会发出“咕~咕~咕”“咕~咕~咕”发闷而又单调的声音。它鸣叫的节奏，在夜晚听起来有一种长长的颤音，那种悠长的尾音，如月光泻在田野，缓慢轻柔。你站在那里屏气听着，那声音清幽中泛着淡淡圆润的丝滑。发出这种声音的都是雄性蝼蛄，这是它在向雌性求爱，这小心翼翼的鸣叫，起初的几声虽然有些响亮猛烈，但后来也不乏婉转优美，以期获得甜美的爱情。

由于蝼蛄特有的趋光性，夜晚在路边或者地头打开一盏电光灯，一会就能吸引很多蝼蛄，它们看到灯光后一动不动，憨憨地任凭人们捉去，这样的场景，真是有些可笑。

田野中的花草草和小昆虫们，以活泼生动的姿态为历代画家们所着迷喜爱，也成为他们创作的题材。从晋人郭璞为《尔雅》注释配图始，至唐代花鸟画发展趋于成熟，草虫画也随之更加完善。五代时期，画家徐熙和黄荃均以善画草虫而著称。到了宋代，花鸟画发展到达高峰，出现了善画草虫的崔白、林椿、赵昌等众多名家，形成了国画中的“虫草”这个专门的画科。

蝼蛄最早入画，应该是现存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宋崔恂画杞实鹤鹑图册》，是北宋画家崔恂创作的一幅有关蝼蛄的古画。画中蝼蛄笔墨厚实，形态逼真，犹如蝼蛄活生生再现。近现代画家，白石老人对蝼蛄也是喜爱有加，著名的画作《红蓼蝼蛄》《蝼蛄与藕》中，蝼蛄通体灵透，意趣横生。

蝼蛄，这个乡间不起眼的小虫，能入白石老人的画中，真乃幸运也！

## 十六字令·龙

□黄晓靖

龙，迤迤东山领惠风。  
双城景，瑞雪兆年丰。

龙，辗转神州万里峰。  
扶摇起，发展势头雄。

龙，浩渺苍穹四海同。  
观寰宇，丝路在联通。

## 律回知春晓

□陈裕

“远天归雁拂云飞，近水游鱼迸冰出。”

这是唐朝罗隐笔下的立春景象。此时，冬寒还有余威，而天地之间却已春心萌动了。

还有几天将迎来立春节气，古籍《群芳谱》对立春解释为：“立，始建也。春气始而建立也。”自秦代以来，中国便以立春作为春季的开始。

立春时物候的表象有三：一候，东风解冻。和气煦煦的东风轻抚大地，波起轻摇绿，冻痕销水中。二候，蛰虫始振。冬眠的动物虽然没起床，但是睡醒了，想伸伸懒腰了。三候，鱼陟负冰。有的冰面开始融化，可以看到鱼了。可是水面上还有一些碎冰块。就感觉鱼游的时候像背着冰块一样。此象三者，已然表明立春的行迹，恰似“欣欣然张开了眼”。

立春起时，颇有些风和日丽之姿。不过，在天气变暖的过程中，一次北风的回归就会秒回冬天，而且有了之前温暖作对比，寒冷更加让人感受深刻。因此常会出现“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”的景致。

“阳和启蛰，品物皆春”。春天这幅绚烂的图画中，第一笔线条肯定是立春从容所绘了。正是这第一笔线条一蹴而就蕴含的融暖，才让春天这幅画饱满而韵味丰足，春天的葳蕤才丰盈渐满。立春，应时而起，一个“立”字，就让沉睡许久的春，被时间叫醒，春气氤氲悄然而兴。

每年的立春时节，我都喜欢到田野里走走，看春天怎样在大地上布画，看春天如何立意。此刻，我多想变成一只小鸟，飞翔于立春的时光中，传播春天的讯息，为大地牵引春光，为众树衔取翠绿。

立春，怀有不破不立之情愫。不过，立春具内敛气质，不会过分渲染春色，欲将春立时，带着些许顽皮的个性。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，这是立春玩笑之举。“天街小雨润如酥”，立春下一场雨，更具温婉的情调。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，春绪如潮，虽淡淡的，却是真的来了。

立春是一年四季的序幕，正所谓一年之际在于春。春就像精灵一般，携带着色彩、气味、能量、节奏、智慧与感情，无孔不入，无所不至矣。与此同时，天地万物，也不失时机开启互动程序，知春、感春、迎春，最终，让自身与春天融为一体。立春，如同一个新生命的诞生，让人无限憧憬，细心呵护，也如同新的一天刚刚开始，给人无限的活力，让人精神饱满。

立春自诩大自然开天别地的风范，亦带着人文悠古的诗情。“谁向椒盘簪彩胜？整整韶华，争上春风鬓”，这是辛弃疾眼中的立春美人如画。“残雪暗随冰笋滴，新春偷向柳梢归”，张来的立春寒中蓄暖，一片澄明。“一夜好风吹，新花一万枝”，令狐楚的立春好风新花立枝头，动静总相宜，春色已晓。每一首立春的诗句写满春时的意蕴，让人吟咏不尽。

立春，披着一身年味的兴致，于年首而立，踏着初融的冰雪，伴着梅花的怒放，乘兴而来。赏立春美景之时，我最欣赏朱淑真对立春的感怀：“从此对花并对景，尽拘风月入诗怀。”